

浮 溪 集 附拾遺 四





集 溪 浮
遺拾附
(四)



撰 藥 汪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浮

撰者

汪

藻

平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南路五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溪

遺拾附
冊四

發行所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及各埠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南路五

浮溪集卷二十八

誌銘

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

紹興五年十月戊辰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卒于信州明年五月丙申卽其州之南七里上饒鄉葬焉將葬其孤惇以吳興劉一止之狀屬公故人汪藻而告曰先人以文章議論政事行世三十餘年卒不克大施以歿葬而不得傳信之辭納之壙中猶不葬惟夫子幸賜之銘藻謝非其人不可則書而系以銘公諱紓字公袞世家撫之南豐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曾孫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之孫而丞相文肅公布之第四子也母曰魯國夫人魏氏公少穎悟天資既高又受學于賢父母當是時文肅公爲天子守邊不暇朝夕際專以魯國爲師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輩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文肅公任爲承務郎學士鄧潤甫尙書彭汝礪與語大奇之舉賢良方正科上其文公車會科廢而止建中靖國元年文肅公爲二后山園陵使用故事辟公以從事已左丞相韓儀公欲擢公館閣公白文肅公力辭下除太僕寺主簿一時名士賢者皆願見之于是左司諫江公望累數百言薦公不敢以宰相子爲嫌文肅公免相言者指公嘗夜過韓儀公家議復瑤華事且受父客金請付吏當國者用呂嘉

問尹京典詔獄嘉問熙甯中與文肅公議法爲敵者也鍛鍊半年無所得詔自守竄永州入元祐黨籍會赦移和州又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文肅公歿執喪以孝聞服除調監南京河南稅改簽書甯國軍節度判官時宣城江溢沒數千家公白守曰饑而賑貸法也然廩非部使者不可發今事急矣請船粟以哺垂死之民守曰如三尺何公曰糸常平主管官也有罪當坐之卽發廩自言部使者嘉而不問除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楚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選公知楚州公因荒政役饑民渠通而民活者不可勝計以功加直祕閣與部使者論事不合移秀州州歲比版圖前此吏高下其手民患苦之公委僚屬降登不使吏預其間吏怨公入骨則爲書以搖衆人人自危公立焚其書州以無事還朝除蔡河撥發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改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副使罷歸得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勤王檄至湖州守梁端會士大夫謀之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間數日苗傅來取兵公請端械繫使者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上反正御史中丞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且召見之公曰守臣在也吾何爲者辭不行然上雅知公名明年六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九月移兩浙路于是大軍屯江上求索無涯公隨給之猶不滿意狠籍公牒公度不可留引嫌自言復還江南東路先是盜孫誠等暴誘屬邑一方騷然公作聖旨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福誠等望風迎拜上書歸矯制罪天子賢而釋之未幾隆祐皇后崩參知政事李回爲監護使辟公修奉議者欲稱園陵公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特攢宮耳當先正名朝廷用其言聞者服其知體

再請宮祠提舉亳州明道宮甫兩月起知撫州鋤治彊梗民畏懷之逾年以鄉都自陳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明年九月除司農少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二月進直寶文閣詔齊文肅公正論手書赴闕中道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卒春秋六十有三公才高而識明博極書史始以通知古今裨贊左右爲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醞藉爲時勝流晚以精明強力見事風生爲國能吏雖低徊外補位不至公卿而所交皆一時英豪世之言人物者必以公一二數公之謫永州也黃庭堅魯直遞焉得公詩讀而愛之手書于扇公之叔父肇不妄許可人嘗曰文章得天才當省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紝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公詩文每出人爭誦之又篆隸行草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江南大榜豐碑率公爲之觀者忘去文肅公薨于謫籍公不敢求爲碑銘獨取平時奏對之辭會萃之如辯明宣仁誣謗等事名曰朝正論藏于家不敢出者二十餘年靖康中始傳猶有仄目者公不之恤也公襟韻夷粹與人交洞見肺肝談笑多聞坐客皆屈聞人緩急若拯救焚溺然忘其身奔趨之雖蹈傾危不悔于理財尤得其要所臨沛然未嘗有不足之歎或有疑而問焉者公曰吾豈一毫取民哉第當輸者人不能欺常賦自有除耳初文肅公歿窆于南徐于是公客信者數年不克歸葬而葬其所以令人王氏祔令人祕閣校勘安國之女先公卒四年子三人曰惇右奉議郎通判洪州曰忻右從事郎臨安府司法參軍曰澄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王鋒銘曰

惟曾顯融開迹南豐密國之裔以儒鼎峙文肅獨騫相帝初元公雖承家再振厥華與時卷舒行三紀餘

才大不酬老于一州植我墓檻龜峯之下遙望蒜山而不東還

譚章墓誌銘

長沙有隱君子行義如古人生子爲國忠臣饗耆齡而終曰右朝奉大夫致仕譚君諱章字煥之其先衡陽人四世祖徙家洞庭過長沙昭潭而愛之因家焉曾祖裕祖暎父盛三世居鄉稱善人長者盛用子恩贈朝議大夫君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爲事孝于親誠于物視聽起居必依于禮故修之身而家齊家齊而人化其德平居讀書大而六經小而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理星厯山經釋老氏之學無不周覽而求其義之所歸不爲諸生循誦習傳而已故歷代治亂興衰之所由人材善惡忠邪之所判祖宗以來因革罷行之所紀悉貫穿商榷亹亹牙頰間稠人廣衆縱談極辯聽者忘倦傾其坐人發爲詩文高古精深根于義理無補于世者未嘗落筆于是方數百里間有識者君教之使學有材者君養之使成不能仰事俯育者君振之使給所施之博至不可勝計鄰里之訟有不能決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于父兄有老人黃升貸君錢百萬行而遇盜盡亡之歸謝于君君曰幾累吾故人今生還幸矣尙何言升感之爲文紀其事君少時倣敏人莫能及爲文立成視取科第若摘毬拾芥然一旦以親老不可遠遊盡以所得之學付其子弟由是弟申子世勣皆擢進士第顯于時中遭靖康之變君慟哭一目爲喪明時世勣爲尚書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勣當僭僞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朝廷嘉之贈延康殿學士訃聞君歎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者一己之私也爲國盡節死者天下之公也吾安

得捨此取彼哉。昔蘭相如廉頗死間千載凜凜然尚有生氣。曹珠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原下人重輕知所處矣。吾何恨哉。乃雪涕欣然自慶不復戚戚于懷。後延康之歿十有八年壽八十六無疾而終。寔紹興十四年四月某甲子也。君以世勳累封至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妻龔氏亦儒家女有賢行。封宜人前君卒子二人曰世勤延康君也。曰世南未冠而夭。女一人適進士胡擴孫二人曰知古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早卒。曰知默右宣義郎守太府寺丞。曾孫四人曰式祖曰述祖曰企祖曰昭祖。式祖將仕郎君卒之若干日得十月甲申合葬君于其縣潭子岡龔宜人之墓銘曰。

衡山峻極連瀟湘中有君子潛德光閉關求志聞四方。羣書萬卷智次藏上談義農下漢唐諸儒結舌莫敢當。遭時天地紛低昂有子夙在人主旁浩然之氣大且剛節義凜凜明秋霜殺身成仁聖所臧。慶門萬古傳芬芳天相吉人宜壽康龐眉歲舉春酒觴歸安窀穸川之陽潭流要與茲川長。

詹太和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知虔州。詹君諱太和字甄老。曾祖瑀祖誠父時世爲嚴州遂安人。時以君故贈朝請大夫。君擢政和八年進士第官自迪功郎八遷爲左朝請大夫職自直秘閣再遷爲顯謨閣嘗歷真州揚子縣尉監泗洲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尚書水部員外郎淮南路轉運使知江虔州撫三州再知虔州以歿。君年十八秀出其鄉。有司以君應詔後數年解褐調揚子尉。揚子瀕江雅多盜君能得名捕者十餘人改承務郎。以母憂歸里中會方臘起清谿方千里皆震君家距清谿不百里里豪余

熙者欲連衆應賊君挺身見熙熙嚴兵待之幾不得脫君無懼色徐以禡福譬之熙瞿然悟願併力討贍君爲徒步越境見熙于官軍表其忠以徇當是時承平久賊振臂一呼州縣皆沒朝廷意嚴民皆盜欲蕩平之得君書乃已君因率諸豪道官軍徑趨賊巢擒贍以獻是役也嚴民微君幾不免幕府上功拜熙武義大夫并官其民百餘人而君止授宣教郎衆恨待君薄君笑而不言以會課轉奉議承議郎淵聖登極轉朝奉郎上皇幸東南事出非常泗州當孔道守臣皆惶恐稱病君以監糧料院領州事一日行宮關白士卒若送文書如京師者悉還之且毋給其廩官吏莫知所從君請白之朝衆持不可君乃自爲奏間道蠟書以聞朝廷嘉其敏錄付行宮上皇爲之切責左右或譖君小臣離間當誅上皇曰彼尊朝廷也何罪君由是知名先是契丹歸我之人分隸諸州朝廷用議者將悉還之君曰敵以此曹叛已日須其至甘心奈何使之趨死愚謂不若留爲腹心便從之後契丹入見君揚州羅拜馬前以泣曰非君吾屬無類矣右丞李公宣撫河東辟君爲屬未行朝廷欲奪君使金君謝不能今丞相秦公爲御史中丞謂君曰今國難如巨石蔽天而下壯士試出力當之或百萬生靈可活此何時而君辭難乎君感其言惶恐聽命會兵部尚書王雲使還以不及期而止遂從宣撫使出關見李公明日請辭李公愕然問其故君曰太和寒士宣撫不知其不可收之必以太和爲有補秋毫今候三日始見見與客俱宣撫不問客亦無關白者何以留爲李公改容謝與語大奇之宣撫罷歸遂安道除尚書水部員外郎歸未及家邑人倪從度亂浙西騷然人皆推君浙西帥葉公因請于朝君爲斬內應者五十餘人且塞其餉道賊卽日降時上在維揚得奏良

悅進君朝請郎趣之還省轉朝奉朝散大夫丁外艱詔起爲直秘閣淮南路轉運使樞密張公使川陝亦辟君以從皆不應終喪卽慨然請老時年未四十也士大夫莫不高之居數年以廉直爲鄉人之平而與尉曹鋤其強梗難治者一邑爲清紹興六年給事中呂祉等薦君可用詔復故官詣行在所君猶不應久之過臨安見留守呂丞相謂坐客曰諸君識詹直閣乎天下奇士頤浩不及也時有飯蔬惑衆者君亟請除之未數日果有以此謀亂者丞相太息曰君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其策慮過人類此樞密張公爲相以君見上君首陳強兵選將之說上深以爲然時方議遷都集近臣于前各以意對上曰朕欲以詹太和守九江如何衆雜然曰善遂知江州先是諸將部曲往來九江者率爲姦利莫敢問有王瑋者尤專恣民厭苦之君械致諸獄自是過九江者莫能犯治最聞擢直顯謨閣知虔州賊黃細三等暴甚君欲誘降之提點刑獄趙渙規以爲功督兵往捕君爭不能得果大敗而還詔罷渙專諉君君示以威信平其尤劇者二十餘輩渠魁皆生致戲下于是汀吉循梅數州皆倚君爲重轉朝請大夫移撫州到官擴廩濟饑民所活以萬計召對復知虔州又召對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君剛勇高明見事立行未嘗猶豫故所向有功而居官皆可紀方朝廷多事君未嘗不在選中議者謂少假之年其施設何如也君娶陳氏封宜人生一男二女男東之將仕郎女適進士汪量次甫數歲東之將以紹興十一年九月某甲子葬君于其縣霞山之北以君兄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至之狀來請銘藻與直閣同年進士也銘曰

人之才能。患無位以施。得其施矣。患不逢其時。君班內朝。持節而使。剖符而守。位不爲卑。以應變之長。投功名之會。又得時以爲十年之間。所成就者如此。亦少發胷中之奇。曾未及中壽而歿。此識與不識皆爲君悲。君之可書者多矣。姑掇其大者而志之。予以伸君未卒之志。而慰後人之思。

安人汪氏墓誌銘

安人汪氏世家新安。余伯兄大中大夫槃之女也。爲邑人武節郎愈積之妻。武節之父曰翬。字彥升。知書喜事。從一時賢士大夫遊如不及。以大中長者尤歸心焉。請安人爲其子婦。安人入愈氏無幾何時。而舅姑皆歿。家累千金。安人資警敏。輔佐其夫。奉烝嘗。持門戶。有健丈夫所不能爲者。而武節安人之年未冠。未笄也。不數年間。闢之內外。繩繩秩秩然。賢于彥升無恙時。乃勉武節于學。使與勝己者周旋。客至安人。舉中饋之職。酒殽聲伎之奉。咄嗟如其所須。必樂飲極歡而罷。由是武節三十年間。無秋毫不滿意者。以安人之賢也。武節藝成。再以名上禮部。不報。得武功爵而後歸。安人相敬如賓。交遊日廣。再錫命書。封曰安人。仍賜冠帔。武節先安人十五年歿。安人撫其孤。恩意周盡。雖鄰里族姻。莫知非其所生。當是時。安人母兄全州府君老矣。安人奉之如父。歲時溫清禮無違者。旣卒。哭之過時而哀。言及輒聲與涕俱。凡父黨夫黨。無親疏小大。稱其力調護之一。以至誠始終無少異。安人以紹興十八年八月某甲子遇微疾。終于家。得年六十有九。一邑之人。講聞安人之賢者。莫不爲之嘆息。曾祖諱某。尙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奉議郎。贈少傅。子三人。曰允中。承節郎。徽州黟縣尉。前卒曰允若。登仕郎。曰允恭。未仕。孫男女合若。

于人。男曰某。曰某。尙幼女適迪功郎饒州府鄱陽縣東尉徐琰。十九年某月某甲子允若允恭奉安人之
匱合葬于婺源縣何村武節之墓。銘曰。

孺人晁氏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八月姨母之孫孫鎮元樸以書抵余曰吾婦晁氏稟和于天承庥于大族受訓于賢父母其
端柔明莊類非世間女子所及故吾母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賢婦吾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良配蓋吾妻奉
吾母與所以事吾者無秋毫不用其至今不幸死矣吾母悼之至不能獨存而棄吾之養吾方哀吾母不
暇他哀而念吾妻常戚戚于中而不能已也君其爲我書其生平以泄其思并授其家爵里一通云云孺
人出濟北諸晁尚書虞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仲冬之曾孫朝散郎致仕贈大夫端知之孫而右朝請
大夫提舉兩浙市舶賁之之女也初提舉止一女與宜人程氏愛之尤篤常撫而示族姻曰此閨房之秀
也孰能當吾女者乎時元樸好學清修名聲藉藉士大夫間事母夫人孝求所以奉溫清者聞晁氏女佳
乃往聘焉提舉曰是上饒孫女耶吾知之久矣茲可依也以女與孫氏家素貧孺人安之無不足之色與
元樸相敬如賓從元樸官湖南無何遇疾疾之三日謂其保母曰吾且死不得終吾姑之養矣琅然誦佛
書而絕無一字差得年二十一時紹興十年十月某甲子也孺人得疾保母欲呼巫覡禳禱孺人遽止之
曰吾夫得祿奉旨甘耳奈何以兒故他費乎旣卒元樸聞之慟曰姆獨不素告我乎蓋其不能忘者大率

如此。元樸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孺人之喪。葬于饒州餘干縣斛塘之原。從吉卜也。元樸嘗爲上饒令。有績。今爲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云。銘曰。

承也厚而得也多。不爲松柏而爲蘿也。嘻其奈何。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爲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靈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亡。諸幼累累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爲收育撫攜。甚于己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髽者笄。交手授姑。退立堂下。朝奉旣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于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泊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烹庖。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闇闇。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旣興于學矣。安人間于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嶷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于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僕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

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泊屬纊。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環。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尙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忱。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于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爲最久。乃再拜敘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王夫人墓誌銘

順于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處。母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婦趨出房。醴哉咸列。退眎諸寢。訖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嶷未醻。豈無後人。尙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窀穸之始。

夫人王氏。營邱人。父師敏。卒官太僕寺丞。母趙氏。丞相清憲公挺之之女。爲同郡從事郎晉江縣令張君諱應辰之妻。中奉大夫諱純之子。婦中奉寺丞。同里閈相好也。兩家子弟日過從。寺丞與趙夫人賢。晉江之爲。故夫人甫十八歸于張氏。夫人智識明辨。有賢士大夫所不能及者。靖康末。山東亂。士大夫流離。率鬻田宅去鄉里。或請于夫人。夫人曰。舅姑在遠。而我鬻其本業。可乎。且謂吾夫何。不如聽之。晉江聞之。喜曰。真吾妻也。晉江爲萊州推官。一日其守出。夫人自牖闕之。謂晉江曰。人不忌其上。鮮不爲患者。今卒驕矣。盍白守爲備乎。守不聽。數日而亂作。亂定。人悉覩。安不能去。夫人獨曰。是不可留也。晉江以中奉在商於道阻不通。議所向。夫人曰。東南天子在焉。尙何問。遂渡江居金陵。不旋踵。萊州陷。仕族無脫者。已而過

湖湘向商於中塗遇盜囊衣一空夫人夜取敝衣紩縫爲之達旦不寐未旬日舉家衣履皆完其共艱難如此晉江屬疾藥非夫人所嘗不進洎歿有欲以賻襚之贏謀生者夫人正色卻之曰于窀穸無憾足矣此何爲者哉旣葬四壁蕭然人皆以非晉江之清無以見夫人之賢然自是家益窮空夫人奉養益薄諸子有憂色夫人語之曰而祖而父以廉居官以貧爲樂吾習而安焉汝等忘先人之訓雖日致四方之珍吾不樂也平時勉諸子以學戒諸女以順于是婚嫁甫畢而夫人病矣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卒于其子棟之官舍得年五十有五子五人曰林右從政郎南州劍浦縣丞曰材右迪功郎湖州司理參軍曰棟右迪功郎泉州司戶參軍曰埜未仕女二人長嫁宣教郎趙善究前卒次嫁右迪功郎向士哲孫男女合十三人以卒之十六日戊申合葬于晉江之墓銘曰嗟夫人出華胄資敏明自其幼適名家婉廉茂遭百罹謀必售脫危機如夙授老而從甘儉陋子詵詵咸孝秀各以能爲親壽方燕安饗遐祐曷傾之人莫究窆閩山祔夫右尙旋歸昌厥後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新安郡人爲同郡崔光弼少李妻年五十七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廣州其子耀卿之官舍明年十二月壬申耀卿護喪歸葬郡之長南三十里永豐鄉鑿坑原始敍夫人之行實求予銘夫人之先世以力田爲家居鄉稱善人長者未嘗出而求仕其父瀚始以貲交結賢士大夫名有器識所爲多可紀一時衣冠喜從之遊夫人生而豐端奇穎瀚教以詩書筆墨而黜女工居無何夫人于筆墨女工

皆善諸豪爭聘之。瀚笑曰：吾有一女，愛甚于男，所不足者非財也。何至與兒曹爲偶？立謝聘者，會少李蚤孤，以身歸其伯父駕部君。至新安而駕部以前死，留不得去。瀚一見喜曰：吾閥人多矣，無如崔君者，必以爲壻。父老諫曰：君求壻久矣，今妄得一遊士，初昧平生，獨奈何予之？女瀚曰：吾極知崔君人材足依，毋多言。歸夫人崔氏，厚以金繒田宅畀之。故少李從學四方二十餘年，未嘗以家事關心。而歲時烝嘗慶弔，晨昏飲食起居于流寓中，子然自表白崔氏之門者，皆夫人力也。及少李兩薦有司不報，倦游而歸，夫人益傾貲供賓客費，日進諸子于學。歲晚或幾于不足，人以爲憂，而夫人處之自如。逮崇寧初，天子新學校法，次子耀卿以文學知名，中進士科，爲施州州學教授。廣南東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奉夫人以行人謂且享于報。而夫人卒矣，距少李卒之八年也。夫人資寬厚，孝于親，順于夫，慈于子，睦于宗族，而仁于僮使，靜專婉變，無一不宜。晚喜釋氏書，薰祓精甚。或日一食，門內之治，絕不經意。間用聲樂自娛，若淡然于世無情者。子四人，曰櫟，曰耀卿，曰夏卿，曰真卿，皆力學如夫人。教女三人，適進士汪某、李天貺、汪文。嗚呼！夫人始嬪崔氏而亢其宗，晚從子養而遺其累，終始皆合于義，是宜爲銘。銘曰：

壺則母訓，古必能之後，專組紝，鮮克承之。懿此碩媛，學而明之。夫曰匪婦，余孰成之。子曰匪母，余孰榮之。宜老宜壽，福祿盈之。百未醡，一神遽傾之。令龜崇岡室，且城之。孰貽無窮，歌以永之。

吳國夫人陳氏墓誌銘

丞相彭城郡徐公處仁之夫人陳氏，以宣和五年正月己卯薨于北都公府之正寢。越三年，彭城公薨，又

明年得建炎二年七月甲申其子康度奉公夫人之匱合葬于吳興卞山之陽。夫人世家嚴州朝散郎知楚州向之女向父逸卒官奉議郎。楚州以進士起家爲開封令有能名未滿歲奏圖空者三。神宗以爲材將用之擢尚書度支員外郎。永裕陵建以本曹兼京西轉運使出奉祀江西徙楚州而終。翰林學士沈括識其墓夫人生有奇相。眎瞻舉措必端。奉議君奇之謂楚州曰此兒喜怒未嘗形言笑不妄發使男也吾家其興乎。甫笄歸丞相彭城公時公貧甚幾無以爲家。一日楚州持節過睢陽盛車服遣女夫人廟見徐氏乃在窮巷中破屋數楹。太夫人坐堂上旁無扶侍。夫人奉盥饋堂下如儀。楚州恐不堪其憂使人察之。宴如也。已而斥賣嫁時衣被輦輶以太夫人之命訪族姻之貧者而賑之。人人咨嗟以爲不可及。丞相爲齊州掾月俸不滿萬錢。惟太夫人甘脆是奉。夫人帥家人食粥無難色。丞相預政封安定郡夫人。政和末丞相自徐州朝京師。一時眷禮羣臣莫望。夫人曰上恩固非常然寵盈之戒古人所謹不可不思也。每奏事歸必問見上安所陳上開納否。嘗詔丞相病已無下拜。當是時蔡魯公耋老徒揖拜數而不得免焉。或以是爲公榮夫人愀然曰忌者至矣其能久乎。未幾果坐讒出知揚州。其先見如此。夫人事姑孝教子義遇僮使有恩敬夫如賓治家如官府丞相曰吾平生以直道事君取顛躡屢矣而未嘗置欣戚胸中者繫室家是助諸子曰使我學成而不墮其家聲者惟吾母之訓性通悟于出世間法得其指歸疾病精爽如平時謝醫巫不問屬纘之夕猶起坐若有所言于死生蓋超然者薨年五十四歷封溫福陳吳四國夫人子五人曰庚擢進士第仕至宣教郎直秘閣管勾亳州明道宮曰廉曰庚承務郎皆前卒曰康今爲右奉